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人事部五

眉壽

無方而富 管子｜｜｜者生也注生全則萬方輻湊所在故曰｜｜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無方也

寡疾難老 管子｜｜｜｜士女皆好

麥邱封人 晏子景公遊於｜｜問其｜｜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永年 華子

子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丨丨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

華髮黧顛

墨子暢之四支接之肌膚丨丨丨丨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

林類百歲

列子丨丨年且丨丨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榮啟期三樂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丨丨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也

不待將迎 列子｜｜｜｜｜而壽注自壽者不由接養

彭祖八百 列子｜｜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

｜｜大齊 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

彭祖以久特聞 莊子而｜｜乃今｜｜｜｜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成鳩萬八千歲 鶡冠子泰上｜｜｜之道一族用之｜｜｜｜

復彭祖 荀子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

樂易常壽 荀子｜｜者｜｜長

齫然齒墮 荀子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弟子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而｜｜矣

美意延年 荀子得衆動天｜｜｜｜誠信如神夸誕逐魂

畢數 呂氏春秋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

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其｜也

食氣　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𩣡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人可壽以其仁　揚子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乎曰物以其性人｜｜｜

眉梨耋鮐　揚子｜｜｜｜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宋衛兗豫之内曰耋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

喬松　戰國策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之壽

春秋高　史記漢文帝紀上曰楚王季父也｜｜｜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史記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

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修道而養壽史記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也

口中無齒食乳史記張蒼傳蒼之免相後老｜｜｜｜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罷歸已九十餘史記儒林傳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之時固｜｜｜｜矣按固轅固生

魏文侯樂人竇公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注師古曰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因何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一子不事二算不事漢書賈山傳禮高年九十者｜｜｜｜八十者｜｜｜｜注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華首後漢書樊準傳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

多皤皤之良丨丨之老

百歲猶有壯容

後漢書華陀傳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丨丨丨而丨丨丨丨時人已為仙

菊水三十家

後漢書郡國志注荆州記曰縣北八里有丨丨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丨丨丨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

度遼將軍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

魏志明帝紀注世語曰幷州刺史畢軌送漢故丨丨丨丨范明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言語飲食如常人

遺種之叟

蜀志許靖傳注魏略曰王朗與文休書曰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丨丨丨丨

克壯

慷慨自遇若少年 晉書石鑒傳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時人美之

李八伯 晉書周札傳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 燈下細書二

三千卷 齊書沈驎士傳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復成｜｜｜｜｜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年過八十耳目聰明 見上 呼為四皓 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 頭有肉角 南史梁宗室暎傳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生息家缺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 生兒無影 南史梁宗室暎傳荊州上津鄉

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兒遂｜｜｜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

一百七歲精爽不衰 魏書維結傳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馬年一百二十歲卒

一百一十詔聽歸老 見上 賜居築城 見上 每自稱六十九 魏書傅永傳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記三十五政 北齊書宋世良傳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

緋

衫牙笏綠衫木笏舊唐書啓宗紀特賜老人九十以上｜｜｜｜｜八十以上｜｜｜｜

氣海常溫舊唐書柳子華傳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耳

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舊唐書孟詵傳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

莫知甲子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懵然｜｜其｜｜

侍老唐書元宗紀丁酉宴京師｜｜於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九老圖唐書白居易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

服常春藤唐書姜撫傳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

｜｜｜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

乞官便養 宋史太祖紀前盧縣尉鄢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一｜以｜｜因召瓊厚賜之授永鄢陵令

多幸老民 宋史宋琪傳至道二年春拜右僕射將令日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衆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東筆授辭作｜｜｜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

洛陽耆英會 宋史大序博傳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好事者莫不慕之

兄弟眉壽 宋史朱昂傳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款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

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恊亦告老歸丨丨皆丨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

目奕奕有紫光 宋史劉庭式傳宇得之齊州人老於廬山絶粒不食丨丨丨丨丨丨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命以策杖為洗兒禮 金史盧璣傳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强丨丨所丨丨丨丨丨物

與日月俱 焦氏易林壽如松喬丨丨丨

金齒鐵牙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壽考宜家

出入百歲 王充論衡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丨丨丨丨矣

太平之世多長壽 王充論衡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人百歲之壽益人之正數也

邵公百八十

王充論衡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

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荀悅申鑒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

王澤之壽聲聞之壽行仁之壽 徐幹中論夫壽有三有｜｜｜有｜｜｜｜有｜｜｜｜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壽木林 王嘉拾遺記渠搜國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之｜一樹千尋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

懷葉不老 見上

聲容朗緌舉朝服之 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

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

霜毫生領雪刺滿頭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求退歸耕養慵岩穴

登壽車

陶穀清異錄太清草木方云餌鍾乳者｜福銜｜｜

乞年壽

黃休復茅亭客話偽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時朝士家有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為名

雞窠小兒

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達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中有一｜｜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同甲會

彭乘墨客揮犀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太中大夫程珦朝儀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各賦詩一首潞

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食棋十年

何遠春渚紀聞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棋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餉棋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而終｜

五老會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為｜｜｜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為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文

忠蜀守睢陽而嘆慕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倡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玉精神 陳善

捫蝨新話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已八十餘以詩迭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

讀千字文有悟

陸游老學庵筆記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所｜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過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開第八秩

龔介隱筆記禮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注行｜｜｜｜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早慧

孔子不能決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使嬰兒矜　淮南子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以類相慕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小兒閧之咸自矜大

九齡與元　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而｜我｜文

茂

良不必父祖　揚子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

｜｜幼達　文中子繁師元閧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元曰吁其｜｜也

度辭知

三｜｜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焉武子怒曰大

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三掩人於朝上見臣生十二歲於茲君其試臣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矣｜｜｜｜｜七歲而為孔子師上見外黃令舍人兒史記項羽紀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是兒多知可令學經漢書張禹傳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辭言嫺雅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

勃衣方領能矩步｜｜｜｜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

七歲通論語　後漢書馬嚴傳續字季則｜｜能｜｜｜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覿羣籍善九章算術按續嚴子

繭栗犢能負重致遠　後漢書趙憙傳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豈｜｜｜｜｜乎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聖童　後漢書張堪傳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凡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

張曾子　後漢書張霸傳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

我饒為之　後漢書張霸傳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故字曰饒焉

凡

所經履莫不暗記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為兒童及長｜｜｜｜｜｜｜讀書五行並下

奇童後漢書杜根傳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開壁出書印封如故見上

奏拜童子郎後漢書左雄傳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後漢書黃琬傳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

可為人師後漢書荀爽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

吳氏不乏季子後漢書吳祐傳

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濵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丨丨世丨丨丨丨矣

累世通家　後漢書孔融傳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丨丨丨丨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後漢書黃香傳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

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

船稱象

魏志鄧哀王傳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黃中通理

魏志劉廙傳廙年十歲戲於講堂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寧自知不

一黌之儁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父為瑯邪稷邱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

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先飲三升見上

旗鼓相當見上

文采葩流見上

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見上

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見上

神童見上

隨目所見賦成後坐 吳志朱桓傳注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

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問饑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畢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舉目各｜具｜｜｜而｜之皆｜而｜｜據大惟悅

見日不見長安 晉書明帝紀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則｜｜｜｜｜｜由是益奇之

常日白頭公何在 晉書成帝紀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

何亮懼變色 猛獸虓吼獨立不動 晉書王戎傳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在檻中｜｜震地衆皆奔走戎｜｜｜｜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道邊多子必苦李 見上

見人舉動便識其意 晉書王澄傳生而警悟雖未能言｜｜｜｜｜｜｜｜

不惜金環 晉書傅暢傳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六歲能屬文 晉書陸雲傳雲字士龍｜｜｜｜｜

終賈之儔 晉書潘岳傳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也

羣兒率 晉書李矩傳童齓時與｜｜聚戲便為其｜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

講未半便已解 晉書王珉傳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

尚幼||||云||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咲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火在斗而柄熱著襦下亦當煖晉書韓伯傳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中||尚|今既||||||母甚異之

坐無尺父馬別顏回晉書謝尚傳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席賓莫不歎異

風神秀徹不減王東海晉書謝安傳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後當|||||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亹亹逼人上凡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晉書

王獻之傳年數歲嘗覩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遂拂衣而去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晉書孫放傳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荅曰｜｜｜｜｜｜｜｜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荅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布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欲齊莊周見上

神明清審志氣貞立

晉書孫晷傳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非常童也

非常童見上

聞叱牛聲投書而泣

晉書趙至傳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覩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父耕｜｜｜｜｜｜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師甚異之作鄭元碑晉書戴逵傳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晉書苻堅載記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過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也

下頭上金鏡為母濯佛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先令取弟宋書徐湛之傳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書宗慤傳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

藍田出玉 宋書謝莊傳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豈虛也哉

草翁風必舅 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荅曰｜｜｜｜｜少以敬患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舅也偃曰草翁風必舅今作偃刻本之誤

名冠同門號曰顏子 宋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

王子師之流 宋書自序林子守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也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

刺史出獵獨避不視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至壽陽豫州｜｜趙伯符｜｜百姓聚觀懷
珍｜｜｜｜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當爲名器

齊書江斅傳斅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
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

舉動閑詳應對合旨

齊書謝瀹傳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
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瀹｜｜
｜｜｜｜｜
｜帝甚悅

取素琴石研

齊書王慈傳年八歲外祖宋
太宰江夏王義恭迎至內齋
施寶物恣聽所取慈｜
｜｜｜｜義恭善之

析計遂知六甲

齊書顧歡傳歡
年六七歲畫甲
子有簡三篇歡｜｜｜｜｜｜家貧父使驅田中雀
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作黃雀賦而歸

見
上

吾宗不衰寄之此子

梁書王瞻傳瞻年
數歲常從師受業
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
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

丨應對爽徹　梁書王訓傳十六召見文德殿丨丨丨丨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

不取自當得賜　梁書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丨丨丨丨丨丨由是中表異之

洗改解書見而輙詰　梁書南康王績傳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丨丨丨丨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丨丨丨丨之便即時首服衆咸嘆其聰警

正欲枕石漱流　梁書顏協傳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禄張永嘗携內外孫姪遊武邱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丨丨丨丨永嘆息曰顏氏興於此子

聚土畫城指麾分別　梁書陳慶之傳第五子昕守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丨丨丨丨丨丨丨异甚異之

天下文章若無我當

歸阿士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阿士孝綽小字也

孝童 梁書王規傳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

童子學士 梁書宗懍傳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為｜｜｜｜

六時禮佛 梁書建平王大球傳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不應度及諸孫 梁書陶季直傳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文舉之對

陳書虞寄傳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荅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不是過也

自講一經

陳書周弘正傳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

巳堪見代為博士

陳書袁憲傳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

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宜能用錢為兒買第耶學司衡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蕃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玉映鷫辰蘭芬綺歲 陳書始興王伯茂傳｜｜｜｜｜｜｜｜清暉美譽日茂月升

發德齠年表姿丱日 陳書鄱陽王伯山傳｜詹｜於｜｜｜岐｜於｜｜

客前覆局 陳書陸瓊傳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由是京師號曰神童楼雲公瓊父

八歲擬回文研銘

十三作柳賦 陳書陸瑑傳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瑑時為東宮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偉瑑示以此賦咸奇其異才

何

妨復有顏閔 陳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我｜｜｜｜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横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

雖小重也 南史謝朏傳宋孝武帝游姑熟敕莊攜朏從駕詔為洞井讃於坐奏之帝曰｜｜｜｜按雖小重也用左氏語南齊書作雖小奇童也則雖小二字無着蓋刻誤也今録南史

殊有局幹 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遥欣傳遥欣髫亂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曰遥欣雖幼觀其神彩｜｜｜｜必成令器

日誦九紙 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

七歲能讀十萬言 南史王僧孺傳｜｜｜｜｜｜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追步惠

連南史謝貞傳八歲甞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江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矣

夏黃童不得無雙魏書宗室順傳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速定大計魏書李承傳承字伯業少有榮譽初寶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

苟非鬪力何患童稚魏書陸琇傳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馛奇之遂立琇為世子馛薨襲爵

求衣就學魏書房景先傳景先字光冑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

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然後｜｜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則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神駒魏書裴駿傳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因以為字鹿雖禽獸得食相呼魏書裴安祖傳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意之所悟成人尠屈魏書胡叟傳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與｜｜交論｜有｜焉卿年尚稚言若老成魏書程駿傳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沖真喪昞曰

||||||||美哉由是聲譽益播

聖小兒 魏書祖瑩傳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外親屬呼為|||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

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見上

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北齊書王紘傳侯景與人論掩

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僞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凡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北齊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一覽便誦北齊書元文遥傳畊業嘗大會賔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讚賞之河間邢卲試命文遥誦之幾遍可得文遥｜｜｜｜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

忠孝之道

實銘於心周書李賢傳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强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麤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之｜｜問者懲

服

為戰鬬之戲有軍陣之法周書李遠傳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拾麾部分使｜｜｜｜｜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軍非常人也

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周書長孫紹遠傳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月令｜｜｜｜｜｜｜｜｜自

是碩乃纍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幷欵服｜｜｜｜｜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

四歲誦三都賦周書蕭大圜傳大圜字仁顯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能｜｜｜及孝經論語

封侯泣下隋書李崇傳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廻樂縣｜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自杖三十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寛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寛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孝寛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不令韓白衞霍獨擅高名隋書

宇文忻傳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

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年十三作國僑贊 隋書薛道衡傳丨丨丨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丨丨丨丨頗有詞致見者奇之

輒畫地為城郭 隋書薛世雄傳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丨丨丨丨丨丨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

唯絺與綌服之無斁 隋書袁充傳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荅曰｜未踰晦朔遂通急｜｜｜｜｜｜以是大見嗟賞

就章 北史李渾傳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守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嘆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

知刈瑯琊稻事 舊唐書李百藥傳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籍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燈盞柄曲 舊唐書楊綰傳綰生聰慧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眾咸異之

童蒙集 舊唐書權德輿傳生

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編為｜｜｜十卷

觀者壓藩 舊唐書楊收傳十三署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敗其｜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

甘露頂 舊唐書裴敬彝傳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為｜｜｜

此生岐嶷出自天然 舊唐書蓋文達傳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馬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指之無 舊唐書白居易傳嘗與元稹書曰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字｜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器大

適小舊唐書孫思邈傳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難為用也

年十四作蓮華賦唐書岑文本傳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風格方整唐書韋陟傳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温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一覽千言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弱敏悟｜｜至｜｜｜輒覆誦

童丱不凡器不可量唐書盧懷慎傳懷慎在｜｜已｜｜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嘆曰此兒｜｜｜｜

後來王粲唐書蘇珦傳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歎曰｜｜之｜｜也

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唐書蔣乂傳乂性鋭

敏七歲時見庾信｜

黃初元年無二月五代史唐臣傳張策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

指顧如將帥五代史雜傳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大吾門者此兒見上

童子及第宋史趙賀傳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

手不執錢宋史宋綬傳為兒童時｜｜｜｜

畫地為大第宋史查道傳兒時嘗戲｜｜｜｜｜｜曰此當分贍泒遺

進揖應對如

成人宋史司馬池傳朴字文季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客皆驚嘆按朴池曾孫

蘭筋未就宋史王珪傳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喈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耳

持石擊甕宋史司馬光傳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銀杏對金桃宋書陳損傳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損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使屬｜損應聲曰｜｜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鸂鶒啄金桃鑰悚然曰亡友不死矣

以指畫八卦宋史道學傳朱熹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沙視之｜｜也

得汗青一幅紙不負此生宋史趙汝愚傳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始｜｜｜｜

讀書自能成句遼史楊佶

傳幼穎悟異常｜｜｜｜識者奇之｜

臥看青天行白雲金史移剌履傳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晝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塗細字改書作相金史程輝傳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既承用涼藥神童常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輝頗憋人亦以此為中其病云

初學語輒畫地作字金史楊雲翼傳雲翼天資穎悟｜｜｜｜｜｜｜｜日誦數千言

生未期識十七字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人｜｜｜｜視書｜｜｜｜

七歲能作大字及數尺者金史麻九疇傳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草書｜｜｜｜有｜｜｜｜一時目為神童

資超兒輩元史選舉

志童子舉皆以天丨穎悟丨出丨丨或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或能綴緝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泰山尤精篆籒陳元麟能通性理

張精篆籒陳通性理見上

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元史岳柱傳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何大驚即易之

解衣沃水滅火元史馬祖常傳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欹燒屋丨丨丨丨以丨丨咸嗟異之

畫地為戰陳元史齊榮顯傳榮顯幼聰悟總角與羣兒戲丨丨丨丨丨端坐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任為千戶佩金符

更三師元史許衡傳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

止如是者凡|||**識風丁**元史丁鶴年傳鶴年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二字**童子**

著聲元史袁桷傳祀之傅孫疏||時已|||**賦梅花百首**元史歐陽元傳十歲部使者行

縣元以詩生月命||||詩立成十首賦歸增益||是者駭異之**以指畫地或三或六**

元史伯顏傳三歲常|||||||若為卦者**五稱而五窮**通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

太子晉而與之言|||||逡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

與田若不反及天下將以為誅有**惠種生聖**越絕書王曰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

不同||||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

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年十五相荊**劉向說苑

介子推行|||而||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暗誦六經 王嘉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鄰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至十歲乃||||姊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鄰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剥庭中桑皮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期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衆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世所謂舌耕也

振古無倫 見上

舌耕 見上

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

項託揚

烏之儔 劉峻世說注陸雲別傳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

褚先生復出 劉峻世說注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慧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矣

小兒當取小者 劉峻世說注孔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凡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法｜｜｜｜

誦枯樹賦避字易韻 張鷟朝野僉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庾信｜｜｜將及篇終｜談｜因｜其｜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六事齊舉 張鷟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代號神仙童子

以公配木以鬼配木 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見召時太尉長孫

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丨丨丨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丨丨耳

鄉人號洪兒紙 馮贄雲仙襍記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協竹為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丨丨丨丨丨

團沙成睡嵇康 馮贄雲仙襍記房琯少時曾至洲渚上丨丨捏丨丨丨丨甚有標態見者多愛之丨

高軒過 王保定摭言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為丨丨丨

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彭乘墨客揮犀王雱字光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長久對曰丨丨者丨丨丨丨者丨丨客大奇之

見陛

下一如父母 彭乘墨客揮犀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臣｜｜上歎賞久之

二公警絕 葉夢得避暑錄話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真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既｜｜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納珠帽於懷 岳柯桯史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襐服嬿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鄉雲綵鼇蕭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閩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巫問知其為南陵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

咸巨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褁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恱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辣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嘆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褁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家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為不訕充其幼者也

絃誦如流　王明清揮麈後錄

李撰字子約毘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為教授家素窮約夫人賚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悉甚然

悉皆｜｜

｜｜｜避雨屬對 陶宗儀輟耕錄湖廣行省平章邮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

｜｜｜平章問曰學生能｜｜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緣繒贈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人事部六

交與

魚牲蘖酒相召管子以丨為丨以丨為丨丨丨所以屬親戚也

馬往犬報管子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丨丨丨小侯以丨丨丨

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

如比

目 鬼谷子其相知也丨丨丨丨之魚 **無町畦** 莊子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丨丨丨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無崖** 見上 **豢之俞瘠** 荀子丨丨而丨丨

丨者交也 **貌執** 荀子丨丨之士者百有餘人注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 **梶榆橘柚合為兄弟** 淮南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是故丨丨與丨丨丨而丨丨丨丨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

巷結朱輪堂列赤紱 抱朴子聲譽翕習秦胡景附丨丨丨丨之軌丨丨丨丨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

遺食經答酒誥 文中子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

誥及洪範三德

測交　戰國策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也注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我

為丈人麤糲之費　戰國策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邪

賀錢萬　史記高祖紀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實不持一錢

約歡　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腹||趙以五

百金為趙王酒 **五百金為酒** 見上 **送奉錢五**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丨丨丨三何獨以丨 **門外多長者**

車轍 史記陳丞相世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丨丨丨有丨丨丨 **市道** 史記廉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丨丨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雅游** 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丨丨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 **持羊酒賀兩家** 史記盧綰傳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丨丨丨丨丨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同日生俱學**

書見上

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滿史記陳豨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之｜｜｜｜｜｜｜邯鄲｜｜｜｜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跪起如子姪史記武安侯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按漢書作子姓

其游如父子然史記灌夫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埶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埶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恨相知晚見上

因門下獻牛酒史記司馬相如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以交驩

大署其門史記汲鄭傳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埶則賓客十倍無埶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

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丨丨丨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門可設雀羅見上相賀召漢書宣帝紀令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丨丨丨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以

温顔遜辭承上接下漢書韓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無所失意按增信曾孫

結以朱顔漢書淮陽憲王傳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丨丨丨丨顧疑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按博張博賜咳唾見上共壹飯之饌漢書杜鄴傳昔文侯寤犬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丨丨丨丨丨而將相加驩官屬雨立

閭巷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

入閭巷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丨丨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丨丨丨丨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投轄 漢書游俠傳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收瞻交結 漢書王莽傳丨丨名士丨丨將相卿大夫甚衆

解瑑以進 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丨其丨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遂椎碎之自裹丨丨休休乃受拨休孔休

得意者咸從捧手 後漢書鄭康成傳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丨丨丨丨丨丨丨有所援焉

登龍門 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丨丨丨

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足 後漢書鄭太傳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

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 後漢書孔融傳性寛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賔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吾無憂矣

倒屣迎 魏志王粲傳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賔客盈坐聞粲在門｜｜｜之

出同輿坐同席 蜀志劉先主傳先主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則｜｜則｜｜

獨拜牀下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德公初不令止

不知何者是客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德操常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

丨丨丨丨也門無停賓蜀志呂乂傳呂乂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丨丨丨丨傾財醫

療蜀志張嶷傳嶷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轝詣祇託以治疾祇丨丨丨丨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

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丨丨丨丨丨丨丨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孫策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丨丨丨丨丨丨丨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門無雜賓晉書王祥傳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丨丨丨弔之丨旗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惟公榮可不與飲晉書王戎傳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

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晉書庾敳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殷洪喬不為致書郵晉書殷浩傳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小雀遇我晉書王育傳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使我畏死鷂乎

奉揚仁風晉書袁宏傳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

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丨丨丨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半道要 晉書陶潛傳劉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丨丨丨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

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 宋書劉敬宣傳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拂席改服 宋書羊欣傳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丨丨丨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久由相敬絕由相狎 宋書顏延之傳游道

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絶｜｜｜｜｜｜｜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箴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欽定交款著分好 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未嘗不勤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按此太祖報沈攸之書

危拱傍遑略不衿裾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

五交三疊 梁書任昉傳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

埒陶白背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與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徽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稲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羡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

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鶵曾
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鄉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
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
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
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輸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
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
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
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
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
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
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丨丨
是生丨丨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也難固易攜讐訟
所聚二豐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豐也古人知三豐
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

而示絕有旨哉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見上分鴈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見上揣輕重屬鼻息見上候者滿水陸梁書張稷傳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丨稷丨丨丨丨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脫襦割氊梁書江革傳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常宿衞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丨所著丨并手丨半丨丨與革充卧具而去以麈尾況重席梁書謝舉傳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嘆服丨所執丨丨丨薦之以丨丨丨丨焉寄金獨在陳書歐陽頠傳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莫之知也頠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丨丨丨丨曇

緩亦尋卒至是頗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

儒者稱為口實 魏書崔休傳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肆業而還丨丨丨丨丨丨

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周書寇儁傳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

謝章 周書冀儁傳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丨丨

契分愈密 唐書裴寂傳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丨丨丨至蒱酒通晝夜

海物十瓶 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丨丨丨丨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

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真率會 宋史范純仁傳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

荷插劙雪解錦裘質錢 宋史王陶傳陶微時若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一｜｜｜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所衣｜｜｜｜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

以此馬贐行 金史移剌子敬傳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識者韙之

一枝遺列國君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梅以｜｜｜之｜者乎

華言

風語焦氏易林｜｜｜｜自相詿誤送客至此折柳贈別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橋｜｜｜｜我成輕薄京尹劉義慶世說許元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牽拂相招酈道元水經注自王公麾友｜｜｜｜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千里面目顏氏家訓江南諺云尺牘書疏｜｜｜｜也金龜換酒蘇特衣冠盛事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與之具飲買春錢馮贄雲仙雜記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贈鳩十二藍馮贄雲仙雜記毛傳好食鳩人與已相得者必以鳩贈之一見李翱贈十二藍贈鳴牙餅千枚馮贄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遜｜｜｜｜｜曰雖微物也助兩日之費暖寒會王仁裕開天遺事巨豪王元寶

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丨丨之丨

丨丨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 鄭景望蒙齋筆談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歷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凡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簡版簡牌 陸游老學庵筆記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已而恐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緘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丨丨丨或丨丨丨

品字封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變

書乃以爵里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煖屋

陶宗儀輟耕錄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施予

其身甚静而使人求管子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者聖王之禁也

壺士管子｜｜以為亡資注每以壺飱濟士以為亡去之資

沉浮管子｜｜所以示輕財也注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沉浮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沉得報曰浮

分倉粟府金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

以養母者晏子使人｜｜｜｜｜而遺之**壽三族**晏子賴君之賜得以｜｜｜及國游士皆得生焉

天布莊子施於人而不忘非｜｜｜也**張羅於有鳥無鳥之際**戰國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燒券戰國策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其｜民稱萬歲

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其｜｜｜之｜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揮金後漢書荀或傳贊公

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逼丨丨丨僚朋

九族中外同其饑寒蜀志許靖傳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何心獨飽吳志駱統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丨丨丨丨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空船而還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丨丨丨丨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

請二國租錢以散親族晉書裴楷傳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丨丨丨丨百萬丨丨

｜｜人或譏之措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焚車晉書阮裕傳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晉書祖逖傳每至田舍｜｜｜｜｜｜｜｜｜｜｜鄉黨宗族以是重之

積錢數千萬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晉書郗超傳愔又好聚斂｜｜｜｜｜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

平生無長物晉書王恭傳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其簡率如此

與不待積取無謀實宋書顏延之傳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並散千金誠不可能

聽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宋書
江秉之傳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淄並以簡約見稱｜｜｜｜｜｜之｜｜妻子常饑寒人有勸
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作襦袴賜凍者**梁書安成王秀傳每冬月
常｜｜｜以｜｜｜**與鄉家同豐儉**陳書吳明徹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饑餒乃白
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其｜｜**我有車牛衣**
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
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其周
給如此**脫白綸巾以贈**陳書賀德基傳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

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常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

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

魏書胡叟傳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

債了矣

隋書李士謙傳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

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

李參軍遺惠 見上

鬻舊業拯孀幼 舊唐書蕭復傳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復以家貧而｜｜｜將以｜濟｜｜耳倘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

自視衡量 唐書宗室皐傳以物遺人必｜｜｜庫帛皆印署

周給無親疏之間 唐書李勣傳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

輟馬傾褚 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良之｜所乘｜｜｜｜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一日千縑 宋史王沿傳子鼎奉使契丹得

千緉散之族人一日晝

義莊宋史范仲淹傳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里中以贍族人

儲橘皮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若干升｜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

人以鄭莊稱元史胡長孺傳脫略豪雋輕貲急施｜｜｜｜｜之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劉向說苑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吾不能以｜｜｜｜吾窮必矣

一葉濃陰范攄雲溪友議鄭太務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

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閤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揺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夥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一期斯須至矣伏唯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之影即是||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

解金帶置庭下

李元綱厚德錄趙閱道少保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腰間||||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以麥舟付之

周輝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所載|||

丨單騎無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費佛子 陶宗儀輟耕錄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寀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令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丨丨丨

閒適

意行似天 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丨丨丨

數椽自庇一簞糊口 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削劉丨丨足以丨而丨丨之食足以丨丨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

壟耕溪飲坐嘯行歌 子華子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

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徒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鼉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躅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允允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溉其蘋草之毛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溪絶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芬從風以揚丨丨丨丨為力也佚而丨丨丨丨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

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

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南郭隱几 莊子丨丨子綦丨丨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壹笑相樂 漢書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丨丨丨丨斯亦可矣注師古曰壹笑謂一為歡笑耳笑古笑字

樂志 後漢書仲長統傳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曠以丨其丨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

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翺翔太清縱意容冶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上見

元氣為

舟微風為柂見上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吳志諸葛瑾傳瑾子融每會輙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或有博奕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晉書嵇康傳常修養性服食之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晉書嵇康傳｜｜｜｜｜｜｜｜｜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晉書嵇康傳令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志意畢矣

散髮巖岫晉書嵇康傳採薇山阿｜｜｜｜永嘯長吟頤神養壽

據胡牀談詠晉書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

｜｜與浩等｜｜竟坐當其為適旁若無人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

蔬食獨酌郊野｜｜｜｜｜｜｜｜據鞍索酒頹然自得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

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

里巷遇知舊輒｜｜｜｜得酒必｜｜｜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

令後人笑汝拙也按絃拭徽讐方校石宋書周朗傳吾幸病不及死從不至身蓬藜既

滿方杜長者之轍轂稼是諧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擔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

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雖然不

覺是義軒後也陳局露初奠爵星晚見上居負南郭杖策獨遊宋書

袁粲傳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時｜｜｜｜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卧遊 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撫琴動操衆山皆響 見上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宋書王弘之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素琴無絃葛巾漉酒 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

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丨丨丨丨畢還復着之我醉欲眠卿可去見上開卷有得欣然忘食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丨丨丨丨便丨丨丨丨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自謂是羲皇上人見上垂簾鼓琴風韻清遠齊書柳世隆傳在朝不干世務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甚獲世譽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梁書張充傳若迴飛竿釣渚濯足滄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酒歸月下風清琴上梁書褚翔傳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蔫懸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按向翔父

寢處風雲憑棲水月陳書江總傳曉修經戒夕覽圖書｜｜｜｜｜｜｜

譚笑娛情琴樽閒作陳書陸瑜傳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瀁或翫新花時覩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有伊洛間意南史謝恂傳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颻｜｜｜｜｜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謝譓傳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

坐處獨淨南史王微傳微常住門屋一閒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

直是愛閒多

病南史王僧祐傳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遊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耳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

恒居鹿牀環植竹木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

林嬉水晏魏書李諧傳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於月下或｜｜於景斜

山園遊燕執射賦詩北齊書文襄帝記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

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必見招攜｜｜｜｜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

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周書蕭大圜傳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閻閭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舟疏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

黍應莊叟之言獲救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娱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逺揚㩁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畊見上歌纂纂唱烏烏見上晨荷蓑笠夕談穀稼隋書盧思道傳｜｜｜白屋黄冠之伍｜｜｜｜｜霑體塗足之倫常顧追禪理安能挹化源舊唐書杜鴻漸傳晚年樂於退静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人外之交舊唐書李泌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舊唐書王龜傳性簡澹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

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為宏敞兹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隐亭及從父一起在河中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兹于龍門西谷構松齋丨丨丨丨丨丨丨起鎮興元又于漢陽之龍山立隐舍每浮舟而往其間適如此

池上篇 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為丨丨丨丨

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 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潁川陳孝先與醸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

幸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
鶴唳之夕｜｜｜｜｜｜｜｜｜｜｜｜頹然自適不
知其

香火社 舊唐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
他 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
｜每肩輿往來白衣

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奏清商樂 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
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
觀治｜｜｜｜自奉養甚厚
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

自放山野 唐書蕭俛傳既
老家於洛歲時
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
源墅｜｜｜｜優游窮年

醉吟先生 唐書白居易傳居
官輒病去遂無立
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
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為之
傳

灌畦掇薪 唐書元結傳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敕其
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
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以為有生

之後過此吾不思也

七松處士　唐書鄭薰傳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于庭號｜｜｜｜云

不問賢鄙為酣飫　唐書元德秀傳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

同年會比唐九老　宋史司馬池傳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賦詩繪像世以為盛事｜｜｜按旦池子

養猿鶴翫琴書　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烏帽皂履緉袍革帶　宋史杜衍傳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築室東

坡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于｜｜自號東坡居士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見上燕游十友宋史李昭玘傳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擷杞菊取溪魚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見上作滄浪亭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在蘇州買水石｜｜｜｜焚香煮茗終日不聽客去金史世宗諸子永功子璹傳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樂而不厭也居家類寒素金史承暉傳承

暉生而富貴|||||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師司馬友蘇公見上

讀書黃華山寺金史王廷筠傳明昌元年四月名廷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廷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因以自號

杜門有琴籍寄臥有蒲榻黃憲天祿閣外史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疏食足以為嘗晝則|||||足以為娛夜則|||||足以為安

自有濠濮間想劉義慶世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容身而遊滿腹而去酈道元水經注李固與弟圕書曰圕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為|||||||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暑月臨水以荷爲杯 趙璘因話錄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看盤鈴傀儡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常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襴衫入市丨丨丨丨丨足矣

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馮贄雲仙雜記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載浮萍爲鴨作裀褥 馮贄雲仙雜記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丨數車丨丨入池使丨丨丨丨丨

丨鶴飛爲驗 彭乘墨客揮犀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

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舡而歸盖常以｜｜也｜｜

江山風月主人 東坡志林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本無常主閒者便是｜｜

四不出四不赴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氣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會有｜｜｜｜注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

逍遥内階詠詩 南軒 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百家衆氏挍閒而作

竹簟暑風茅檐冬日 葉夢得避暑錄話涼｜｜｜之｜｜曝｜｜之｜｜

雙犢版轅掛酒車上 陸游南唐書史虛白從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壺｜｜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

來廬山絕意世事

終日醉吟溪上

羅誘宜春傳信錄朝議大夫李覯字夢符歷官知處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逮至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所曰香雪塢有衆花處曰繡錦谷貯書史曰文藪｜｜｜｜｜於｜｜於世味淡如也

酒肆神仙

周密齊東野語林外字豈凡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譎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入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南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其家｜｜｜有｜｜｜至云

分漁樵半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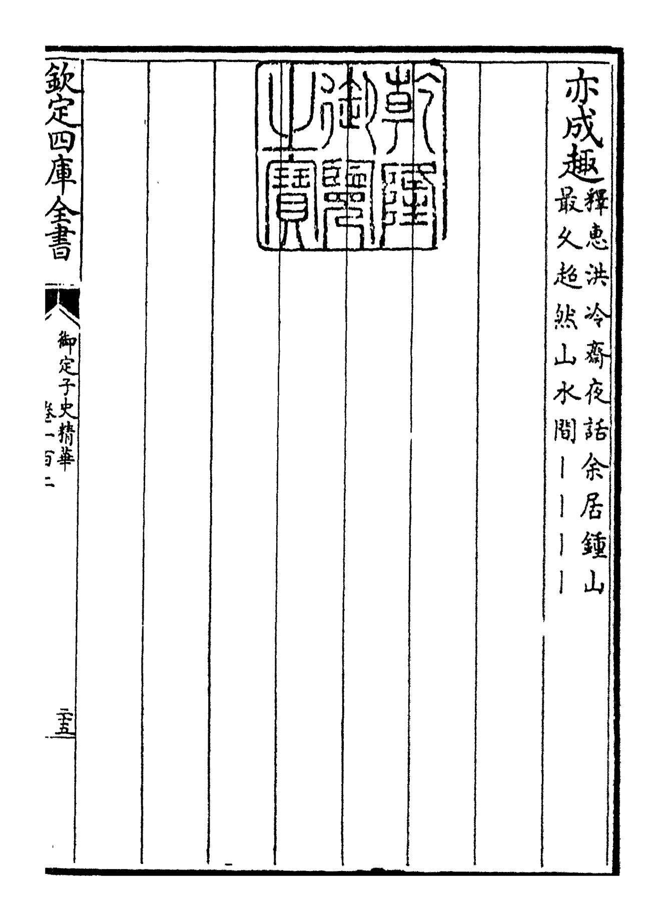
周密齊東野語余負日茅檐｜｜｜｜｜

睡仙

周密齊東野語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

夢

亦成趣釋惠洪冷齋夜話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飇

主事臣祁　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貢生臣李杜華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七

遊覽

發地氣 管子君子修游馳以ㄧㄧㄧ

滅葭而席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ㄧㄧㄧㄧ

所玩無故 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ㄧㄧㄧㄧ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卯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物物皆游　見上

濠上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丨也

遊雕陵　莊子丨乎丨丨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子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

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身見上

山林皐壤莊子丨丨與丨丨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忘百憂遺朝饑抱朴子登峻則望遠以丨丨丨臨深則俯覽以丨丨丨丨

探禹穴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丨丨丨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尤樂杜鄠之間漢書宣帝記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丨丨丨丨丨丨率常在下杜

每風景必造峴山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丨丨丨丨丨丨丨置酒言懷終日不倦

高陽倒載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

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丨丨池日夕丨丨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登臨山水竟日忘歸 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丨丨丨丨丨丨

樂其風土 晉書阮籍傳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丨丨丨丨帝大悦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常自得於林皋之間 晉書阮修傳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丨丨丨丨丨丨丨見上

百錢掛杖頭

會其得意忽焉忘反 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山澤丨丨丨丨丨丨丨

名山

勝川靡不窮究晉書孫統傳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丨丨丨丨丨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晉書謝安傳安雖放情邱壑然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蘭亭修禊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丨丨丨丨事也

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偏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丨丨丨丨丨

竹下諷嘯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丨丨丨丨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無車公不樂晉書車胤傳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丨丨丨丨丨謝安游集之日

輒開筵待之

窈窕尋壑崎嶇經邱 晉書陶潛傳既｜｜以亦｜｜而｜｜

隨御者所之 宋書鄭鮮之傳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

相賞有松石間

意 宋書蕭思話傳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臥游 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

人外之游 宋書孔淳之傳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

步屧白楊郊野 齊書高帝紀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畧跡放好酒｜｜｜｜｜｜｜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按粲袁粲

攜手春林負杖秋

澗 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或

〡〡〡〡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見上談討芝

桂借訪荔蘿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〡〡〡〡〡〡〡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

窺烟液臨滄洲見上欣玩水石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〡〡〡〡竟不一入州城

暢餘陰於山澤託

暮情於魚鳥齊書劉蚪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睇睹岑瞻鵲岸梁書張纘傳近〡〡〡遥〡〡〡島

嶼蒼茫風雲蕭散

適性遊履 梁書蕭幾傳末年專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ㄧㄧ為之記

ㄧㄧ遂

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 梁書謝幾卿傳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

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 見上

不簪不帶恣心所適 梁書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ㄧㄧㄧㄧ或駕柴車躡草屨ㄧㄧㄧ致醉而歸

泛長江而置酒 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竝集ㄧㄧㄧㄧㄧㄧ亦一時之勝賞焉

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歊傳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

危傻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

桃花淥水之閒秋月春風之下

南史循吏傳序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無往非適

素玩麗矚

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止｜｜碧澗清潭翻成｜｜

無高不升無小不入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而｜｜｜｜而｜｜

挾彈攜壺遨遊里閈

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亭之內羅種果樂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踏青

舊唐書代宗紀上元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

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舊唐書楊師道

傳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雅善篇什又工草隷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

樂游原　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作觀池｜｜｜以為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祓禊其地

乘小駟游僧寺名園　宋史符彥卿傳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從家僮一二｜｜｜｜｜優游自適

老稚爭為挽舟　金史許古傳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數十里不絕其為時人愛慕如此

晚造仙府　金史王若虛傳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黄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汨没塵土中一生不意｜｜年乃｜｜｜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

山水佳處鳴琴賦詩　元史阿榮傳日與韋布之士游所至｜｜｜｜｜｜｜｜日夕忘返

龍山三老　元史

張德輝傳與元裕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為丨丨丨丨云

萬里一息 王嘉拾遺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丨丨而丨丨

書史十人記行 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丨丨丨丨丨其所丨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

瑤華載書 見上

凌雲意 劉義慶世說荀中郎在京日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丨丨丨

應接不暇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丨丨丨丨

人情開滌 劉義慶世說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丨丨丨丨亦覺日月清朗

昇眺清遠勢盡川陸 酈道元水經注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羇途遊至有傷深情

援蘿騰崟

尋葛降深 酈道元水經注涑水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為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鴦踐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跡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元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尋梁契集 酈道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遏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為勝處

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 酈道元水經注

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竹栢之懷與神心妙達

酈道元水經注黑山在縣地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仁智之性共山水効深更為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洞觀謂之清水矣

思不周賞情之圖狀

酈道元水經注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至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返水捍注倦後深隍隍間積石下通水穴為變觀者若｜｜｜｜｜｜｜矣

憑依舊居取

暢林木 酈道元水經注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怡情方外之士尚｜｜｜｜｜｜｜｜按注云二館謂樊於期館荊軻館並有一城木一作水

嬉處 酈道元水經注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為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為｜｜也

俯仰池潭意深魚鳥 酈道元水經注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見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所寡唯良木耳

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酈道元水經注其水之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世皃法所締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没鸞舉 酈道元水經注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以錙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

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頭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陛望之狀丨丨丨丨矣其中引水飛睪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栢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飇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為神居矣

泛舟昇陟取暢幽情 酈道元水經注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崇高縣東北太室東谿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為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唯得飡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澤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丨丨丨丨丨丨丨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

綠竹蔭渚菁菁實望 酈道元水經注睢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圃水次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世人言梁王竹園也深沉幽翳可以託業怡生鄜道元水經注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絶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淩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絶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别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丈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尠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邱所棲愚公谷也何其丨丨丨丨丨丨丨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踟躕為之屢眷矣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櫂尋波輕林委浪鄜道元水經注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谿之上源麓之側

有一祠目之為治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治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為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持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琴歌既洽懽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矜

目不周翫情不給賞

酈道元水經注沮水南逕臨沮縣西清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為名尋源浮谿奇偽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

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於千古

酈道元水經注宜都記曰自黄牛灘

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絶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絶所謂三峽此其一也袁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當||||||||||矣

觸岫延賞

酈道元水經注

北則嵴山與峽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谿引霧吹畦風馨||||是以王元琳謂之神|神明境上見

神明境

棲託者不能自絶於其側

酈道元水經注沅水

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

帆隨湘轉望衡九

面酈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

聚芳圖百花帶馮贄雲仙雜記宋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丨丨丨丨丨人多效之

吳越之士號為水仙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繫方伯之為人江山之可駐丨丨丨丨丨丨

小留龍門賞雪邵伯溫聞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

忽於烟霭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如此

自序遊山録 邵伯温聞見前録司馬温公凡所經從多有詩什｜作｜曰｜｜｜士大夫爭傳之

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 葉夢得石林燕語几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初不為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所聲自為辭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按几劉

浣花遨頭 陸游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几｜｜｜｜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

記意宛然 張仲才文始真經昔游再到｜｜｜｜

坐釣鷗邊行歌犢外 陶宗儀輟耕録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撒云人有殘

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眞景會則畧不加意毋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華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丨丨於丨丨或丨丨於丨丨丨百年瞬息惟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盡勇而前

裙幄 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奕碁謂之丨丨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 老子丨丨丨丨丨丨注道義曰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留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

重繭 子華子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丨丨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裹糧 子華子吾卯鴒恐焉丨丨而之於他國

轍環

河滸子華子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丨丨丨於丨丨丨而弗肯以濟

載書甚多墨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丨丨丨丨弦唐子見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農耕之難吾安敢廢此

嫁衛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丨於丨注自家而出謂之嫁

逆旅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丨丨

舍者爭席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荅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丨丨與之丨丨矣三月聚糧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丨丨丨丨宿舂糧見上車馬

有行色莊子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丨丨丨丨丨得微往見跖耶稅車放馬設

舍以宿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丨丨而丨丨丨丨見大樹必寢

其下呂氏春秋今行者丨丨丨解衣懸冠倚劍而丨丨丨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其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還軫國語臣從君丨丨巡於天下羸縢履蹻負書

擔囊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丨丨丨丨丨丨丨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遇奪釜鬲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丨丨丨丨於

涂

約車治裝戰國策於是丨丨丨丨載券契而行

曰百而舍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勝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丨丨丨丨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往見王注焦卷也

伏軾結靷戰國策中國白頭遊遨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丨丨丨丨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

結軼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丨丨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注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

蹈毳即橋史記河渠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丨丨山行丨丨

一車兩馬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

之丨乘丨丨丨一豎子俱

莊舄越聲 史記陳軫傳越人丨丨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丨丨也

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漢書敘傳聖喆之治棲棲皇皇丨丨丨丨丨丨注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

持衰 後漢書東夷傳倭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丨丨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疾病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鶴望蜀志諸葛亮傳注郭冲五事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丨丨而計日徘徊九皋之內

慷慨重阜之顛晉書趙至傳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慣也

涉澤求蹊披榛覓路見上總轡遐路懸鞍陋宇晉書趙至傳飄颻遠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丨丨丨則有前言之難丨丨丨丨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遥征太陽戢暉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

晨看旅鴈昏望牽牛陳書徐陵傳丨丨丨丨丨心赴江淮丨丨丨丨丨情馳揚越

僑士唐書錢徽傳居穀城穀城令王鄴善接丨丨遊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檄無有

琴鶴自隨

宋史趙卞傳趙卞字閱道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丨一丨丨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夜視星斗而行 金史趙興祥傳興祥以父任閤門祇候謁告省親於白霤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沙磧丨丨丨丨丨丨僅達遼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

津濟道宿所至如歸 逸周書四方遊旅旁生忻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九登十陟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馬跌不前管子佐之乃能上山

舉瓦觴殘鬼草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日暮重闕渭水東流泰嶺蒼然烏鵵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新為燭丨丨丨丨丨丨聊以娛子懷也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酈道元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

王命急宣有時｜｜｜｜｜｜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朝發黃牛暮宿黃牛 酈道元水經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

開囊取縑償甕 李肇國史補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水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

而

前漁釣舊想范成大吳船錄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艋蕭然有｜｜｜｜不知其身之自天

來歸

也辦嚴王楙野客叢書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辦裝為｜｜或者以為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 呂氏春秋墨子見荊王丨丨丨丨因也

苞苴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丨丨丨丨丨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禽犢 荀子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丨丨

負鼎鼓刀 淮南子伊尹丨丨而干湯呂望丨丨而入周

早夜掃門 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丨丨丨齊相舍人丨外相

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

齊悼惠王名見拜為内史

所言不可過今日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名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丨丨丨丨以丨丨丨於是漢王與語悦之

承意觀色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説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丨丨丨丨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

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見上

牛鼎之意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丨丨丨丨乎

躡蹻擔簦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丨丨丨丨說趙孝成王

人皆謂之狂生生謂我非狂生史記酈生傳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丨丨丨丨丨丨自丨丨丨丨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吾高陽酒徒非儒人　史記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也｜｜｜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顧金錢**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

曳長裾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乎

刺字漫滅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懐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上統牀卧

又先責統食蜀志彭羕傳羕欲納説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衒鬻蜀志彭羕傳僕因法孝直｜｜｜龐統斟酌於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

修刺奉瓜呉志步隲傳世亂避

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鴟興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以獻征羌

暴蓋露冠戢屨杖策 梁書武帝紀豈直｜｜｜｜不避寒暑遂乃｜｜｜｜風雨必至

負書車前狀若貨鬻 梁書劉勰傳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其｜候約出干之於｜｜｜｜｜｜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依刀敕事御刀 南史茹法珍傳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為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摧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須得富豪｜｜｜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

雲興四嶽 北齊書魏蘭根傳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

聘陳使副還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揚愔於路微自披陳揚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許愷應聲曰｜｜｜｜｜｜｜｜｜｜｜｜｜｜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愷蘭根族弟

善附會 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為｜於｜｜

小車盈巷早蓋填里 隋書盧思道傳朝露未晞｜｜｜董石之｜夕陽且落｜｜｜閭實之｜

刺促望塵 隋書盧思道傳｜｜｜｜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

夜

客見上婆娑府縣應邵風俗通杜密｜｜｜｜干與王政殷殷沄沄俾夜作晝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下及小司列戍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閑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逞省也閑看華山王保定摭言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閑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來望火馬日遊神吳處厚青箱雜記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鶩請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又一人號｜｜｜蓋以其日有奔趨閭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風雪一家寒范公稱過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

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隨燕入長安范公稱過庭錄石蒼
｜｜韓公憐之以百千賙焉
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石作
詩以別歸云逐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
客却｜社｜｜｜｜韓覽
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廣為道徑陸游老學菴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
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汩喪廉
恥｜｜｜｜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溫卷趙彥衛雲麓漫抄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
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
｜如幽怪錄傳
奇等皆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管子開禍在除怨非有怨乃
除之｜｜｜｜｜｜也
弱子下

瓦慈母操箠 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及｜｜｜｜｜｜｜ 風雨無鄉 管子｜｜｜｜

而怨怒不及也 怨利生孽 晏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維義可以為長存 養其親

者身伉其難 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

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

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

白之 免於三怨 列子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

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以是｜｜｜｜｜可乎 辱我以腐鼠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擒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不折鏌干不怨飄瓦

莊子復仇者｜｜｜｜雖有忮心者｜｜｜｜

虛船觸舟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來｜｜｜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逆

言過耳兵甲相李

鶡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刖跪乞飲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丨丨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樹黍不獲稷 淮南子丨丨者丨丨丨樹怨者無報德

怨府 國語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丨丨也

委土可以為師保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譽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

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怨若怨焉 見上

德講 戰國策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

五百牒削去 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

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丨丨丨丨之不敢以為言

將其頭為飲器 戰國策趙襄子最怨智伯而丨丨丨丨以丨丨丨

士為知己者死 戰國策丨丨丨丨丨女為悅己者容

貿首之仇 戰國策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丨丨之丨也

感忿睚眦 戰國策夫賢者以丨丨丨丨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

怒於室者色於市 戰國策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杯羹壺飧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丨羊丨亡國以一丨丨得士二人

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見上

坐卧仰膽 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即｜｜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

禍梯 史記趙世家李兌謂肥義曰仁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倫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侍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

獨贏奉錢二 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也注謂人皆三何獨五

焦脣乾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檄楚 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張儀既相秦為文｜告｜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願得張儀 史記張儀傳秦

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賓客更溺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説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飲者醉||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

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

悵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見上

馬食見上

一飯必

償睚眦必報史記范睢傳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阨者｜｜之德｜｜｜｜之怨｜

｜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常｜｜｜｜｜｜｜｜｜然後敢歸家

引繩批根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故李將軍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醉尉呵止廣廣騎曰｜｜｜｜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刳手

衝胸漢書賈誼傳曰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以｜仇人之｜固為俱靡而已子孫

奉嘗不如桐鄉民漢書循吏傳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按邑朱邑

夜半客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

先升講舍後漢書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後漢書蓋勳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

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誅鴞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鴞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也怨之如初

吞指為誓

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毋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屬兒曰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一笥餌得都尉

後漢書樊曄傳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

餌十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曉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何如曉頓首辭謝

私求必白　吳志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範｜闞｜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發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決下婢子品　晉書何劭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

墮淚碑　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

王府君生爾　晉書王濬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鍛不鍛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貴公

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晉書束晳傳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為憾｜｜｜｜｜｜｜故晳等久不得調按璆晳凡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晉書潘岳傳初北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岳於是自知不免按北岳父

割炙啗之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免

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晉書周顗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巳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留射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如故既而悅食子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悅忿懼而死

餘鵝　見上

參伍時望　宋書劉穆之傳

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按瑀彌之子

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

千金可失貴在人心 齊書到撝劉悛虞悰胡諧之傳論送錢贏兩言此

咳唾無忘一筍之懷報以都尉｜｜｜｜｜｜｜

為恩眄睞成飾 梁書任昉傳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三始 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按邃左遷始

安太守致書
呂僧珍語
下縣吏何自擬貴人梁書沈瑀傳為振武將軍餘姚令瑀初至
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
｜｜｜邪悉使著芒屩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
榜棰瑀微時常至此鬻瓦器
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回酒炙以授陳書阮卓傳
時有武威陰
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鏗常與賓友宴飲見
行觴者因｜｜｜｜｜｜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
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為
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按事與
顧榮傳同兩
録之以備考
二十二載以外丈人之賜南史李安人傳
子元履幼有操
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
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
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
死元履拜謝廣之曰｜｜｜｜父母之年自此｜｜｜

｜｜｜也**杯酒殺三人**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

慶汝得陪上**見訟於地下**魏書宗室壽興傳初壽興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顯｜｜｜若高祖

時人謂張纘一｜｜｜吳氏｜｜

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三歲犢能勝重載不 魏書莫題傳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從於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為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埿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題奉詔父子對泣詰夕乃刑之

侯釐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常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

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雅質奇曰丨丨丨丨也奇曰三星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丨丨竟丨丨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讐温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

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寛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見上

內衛之而未嘗出口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及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為永巷但惟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

不射南向鳥獸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

為昨暮兒之所屈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為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願阿武為老鼠舊唐書良娣蕭氏傳良娣初囚大罵曰｜｜｜｜｜｜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

官爵迴授舊唐

書李大亮傳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常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丨丨請丨丨太宗遂還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

舊唐書張延賞傳初大歷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

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若釋舊惡於杯酒之間終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內今不許婚豐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

有如此觴

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常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

行人指樹懷之

唐書吳湊傳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

入草物

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

名曰｜｜｜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五代史雜傳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常自言｜｜｜｜之河使爲｜｜也太祖笑而從之

浮屠合尖 五代史雜傳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李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者必｜其｜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

隻雞尊酒山中未乏 宋史胡紘傳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

丨為丨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訟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

裁花接木乃加爵命 金史曹望之傳太宗實録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薄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

庭前老柏樹 金史孫鐸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户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惟有丨丨丨丨丨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搔瓜 劉向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常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丨丨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王梁王時稱則祝梁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如火與金 焦氏易林背北相憎心意不同丨丨丨丨

盧中人 吳越春秋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

至當道扣撓而歌曰｜｜｜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

投金水中 吳越春秋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悲事洩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易口自毀貸手自毆 劉劭人物志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舋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

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者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為丨丨而丨丨也並辭兢説者為丨丨以丨丨為惑繆豈不每食輒祭之 皇甫謐高士傳江上丈人者楚人也甚哉 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脱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劒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劒為不受而别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丨丨丨丨丨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不能不恨於破甑 劉義慶世説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丨丨丨丨丨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劉肅大唐新語始仁軌丨丨丨 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沈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别籍每於縣祇奉户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丨丨

｜｜｜｜｜｜｜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按仁軌劉仁軌

飯後鐘

王保定摭言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每遇寒食至贊墓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肉

彭乘墨客揮犀桑贊以旌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幕下例以幕職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聞於桑歸其餘於帑藏桑贊雖武人常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為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節｜｜｜｜｜詔可之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

來見者丨之有丨丨丨

若見雷州寇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修歸田録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别駕遂貶雷州司户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飲器贐行

沈括夢溪筆談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侍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相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丨丨以丨丨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

寫福建子三字

邵伯温聞見前

錄王荊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悞也

得為完人 范公稱過庭錄先子自許辰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廳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為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非特某｜｜｜｜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鬬者

作桃花詩以諷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默久不第落魄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由是薄其為人 按濮人杜默字師雄

鬼劈口 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厚為門下侍郎

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為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揺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别因誦其前聮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

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　袁褧楓窗小牘

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懽游於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於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疑正人於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妒婦之條乎富公聞之於是釋然

没齒敬養不怠　陶宗儀輟耕錄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

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遣卒女病瞍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毋子歸｜｜｜｜｜｜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依樣畫葫蘆

文瑩續湘山野錄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為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要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